

张子全书

一
函
八
册

張子全書卷第十二

語錄

謹按舊刻語錄一卷僅載七十五條列十二卷中又有性理拾遺近思錄拾遺四十條與二程書拾遺二十八條列十四卷中後刻將性理近思錄拾遺皆歸語錄二程書拾遺皆歸附錄遂缺拾遺一卷今依舊刻悉爲更正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

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卽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

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
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已而
物正也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
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只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只欲
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
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已卽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已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爲知包着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

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日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個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

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
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

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

近思作
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
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
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
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已聖人之
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太煩則泥
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諛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諛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
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
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
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節則爲惡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一猶告子生之
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

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

亦可謂道

剛柔緩速人之氣也

亦可謂性

生成覆幬天

之道也

亦可謂理

仁義禮智人之道也

亦可謂性

損益盈虛天之理也

亦可

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

亦可謂命

天授於人則爲命

亦可謂性

人受於天

則爲性

亦可謂命

形得之備

不必盡然

氣得之偏

不必盡然

道得之同理得之

異

亦可互見

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

題不動心章

告子所止到已言所不及

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

所見可知矣

同上

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

題盡心章

誠則

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卽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叅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

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
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叅
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
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
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
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
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象之所論皆二之義
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

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旣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

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
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
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
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
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
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福求思雖似褊隘然褊
不害於明福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
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
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
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

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
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麁則是
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
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
發然而所學則却是正當其如此其一則漸寬容苟志于學則
作不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
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
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
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

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卽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卽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作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上去卽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

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

有不志於學時

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

若夫今

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只爲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濫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

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贍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况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

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强恕而行求仁爲近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

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已之間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却見聞見

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

爲不爲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還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絳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又投餘地

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
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
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
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
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張子全書卷第十三

文集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
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
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
端所刦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
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
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

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異之爲朝廷言人不足於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慶曆二年某月日經畧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

事爲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羗蝥
而動恃地之疆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
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鋸刑斧誅選付
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羗地武
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疆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
其中賊騎未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
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
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
我舉汝礪汝戈汝鋌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旣戒旣言遂及
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

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關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到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子湯保之萬年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嘉爾使順

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克施克勤能行孝爾順惟何無

違夫子夫子無然臯臯與言也無然訛訛訛訛難彼是而違爾

焉作非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惟非惟儀女生則

戒在毛詩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

爾佩巾墨予誨言銅爾提匱謹爾賓薦賓客玉爾奩具素爾藻

紉藻紉粧飾枕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因枕文思爾退安

安爾退不可太華彼實有室男當爾勿從室不得從而遜爾提提遜謹退

也安爾生引逸引長也

賀蔡密學第四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蓋

朝廷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修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拒強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知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爲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爲渭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懼而國力旣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士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資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

乏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風昔自信之心日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爲己任蓋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不勝至幸引歧門俛無任歡欣所俟之極。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

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
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爲不得
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
儒者風義寢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粃不厭自非學至於
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
實而朶其顛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
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廢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
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
賤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權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
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

厥謀之得失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亡失
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
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隣
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
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
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
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

右清野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

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捭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旣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

多少之羌此其大畧也

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右省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

續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
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
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
利今日之民

右固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
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
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彀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
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尚且
變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
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

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鍾而致豎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

至今欲物

一作均

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

一有傷字一而作小無事

而

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

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鬪射种世衡守環州吏

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禁能

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

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

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

術於四方

右講實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
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讎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
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
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竊爲朝廷

危之

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爲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
從內也不爲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
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爲持久取勝
之策爲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墮
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

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

右澤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實於內爲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爲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一作習

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虜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足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戎虜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

言敗

一作警

之由

一作欲

既知此弊則免爲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

制勝爲言者以戎虜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

法同故止可以免爲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

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

一作原

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

之利餘利皆得以

一無以字

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

安巖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

讎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

苟一作則後一作忘

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

間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侔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

可遁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晝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

兵云云

右警敗

興蔡帥邊事畫一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過界足見朝

廷含容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變雖元凶巨惡尚不欲乘其憂患別議討除使四夷知中國爲一無仁義爲計甚善爲字

然諒祚猖狂罪在不赦邊陲曠隙已動干戈君臣之義旣虧約束之令不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叙陳將恐羽翼旣成却論舊怨志懷稍適輒踵前非謀之不臧亂靡有定某今有人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畫一事件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面一作

同當

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分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种諤等及沿邊得力使臣所以建議開納橫山人戶爲見汝主諒祚招納過

沿邊逃亡罪人景珣之徒信其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度
及諸般妄動不臣之狀一一指實事言與自來內外臣僚多議
興兵問罪朝廷不欲煩民致使沿邊患臣義士不勝憤怒遂有
今日專輒之舉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言种諤等所以專擅修築綏州安存鬼
名山等投來人口爲見汝主有從來招收下本朝逃亡軍人百
姓作樂官工匠及僭創作簇馬御龍直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

臣久

一作憤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景珣并其家屬及前後

諒祚所存洎逃走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廷當與汝國別定兩

界約束事件各常遵守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拒朝命不納詔使前後逆節不一今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乘汝國凶喪饑旱便謀剪戮愛惜兩地百姓須仰汝主將取知恩改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汝主誠意禮節如何別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爲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萌僭逆今來欲將本國歲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合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爲朝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合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

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合作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觀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

涇原路經畧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巡檢王寧狀探報候得西界已議遣人詣保安軍進奉及界首斬戮誘殺楊知軍賊人納誓表請和觀西賊意度委實是爲國內饑凶厭苦兵革思欲却通舊好苟假安息故凡百婉順一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畧之遠上千天心下副人望其備職邊帥不勝慶幸然某竊

以安危之幾必通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祚已亡其
子方立遣使告哀納欵詞禮恭順義同初附事必正名若不得
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當事節當面指陳乘其求也要之以誓
書及其衰也啗之以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却踵前非羽翼旣成
輒修舊怨某今有時幾所見條一如右

一訪聞傳西界有意縛送景珣并母妻却出

一作至

漢界交付此

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見信任以是西界內外
臣僚莫不側目憎惡視如寇讎今諒祚已死其國中主議之人
却欲送還未足深怪然慮西人旣還景珣之後必却有繫送鬼
名山之請竊恐朝廷未能決從轉滋嫌怨况景珣才識鄙下無

兄觀取留之賊中決不能爲邊陲大患伏乞朝廷示之以優游
閒暇特賜詔書褒嘉夏國臣主奉詔官守誓約之心及引用登
極赦恩免景珣一家死刑更不令送歸漢界置之度外聽其用
捨以示朝廷涵濡之廣赦令之信仍仰就問景珣更有無親屬
兄弟尚在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愧快其心亦屏之遠方終身
不齒之義使四夷知朝廷天包海蓄之度無以窺測且免日後
有難從之請委得允當

一勘會陝西一路射入之饒商市之富自來亦賴戎夷博易之
便自興兵以來鹽弊虧損議者皆知由邊市不通商旅不行所
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物貨願欲稍通博買但苦朝廷

未嘗許與故已各定

一作安

分不敢妄有求請治平元年中施昌

言在本路嘗因誘引過景珣公事斷絕私下博買西界點集歷境欲謀犇衝合德順運通判劉忱靜邊塞監押党武與之說話開示意度却許令民間暗行些小博易西人樂聞此言卽時唱喏遣罷兵衆此足見西界願欲通行博買之意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利今來西人若再議通和竊恐主計臣僚爲見卽目課利頻虧遽陳此說不務艱難其事因以成功爲拓土息兵豐財制虜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之無爲輕發必候擘畫得長久大計十分祥順西人凡百聽命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古渭州一帶生熟蕃戶據地數百里兵數十萬土壤肥

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屬厭苦西賊使陵樂
聞內附但以朝廷避引惹未甚開納今爲西賊貪噬歲被驅劫
往往不戰就降甘爲臣制然西賊所以不能舉兵跨有者良由
道路差遠恐延慶涇原之乘其虛也銳意攻侵而不能捨者貪
其富利其弱且欲漸有之通右臂以爲秦蜀之患也今朝廷每
欲修一城築一堡未嘗不點兵侵占以誅討順蕃熟戶爲名只
緣分未定而貪未息也朝廷誠能先使敏幹才辨之人誘得一
方人心盡皆歸順擇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擲開府塞外橫
絕古渭西南一帶分疆塹山盡爲漢界使人一面曉諭夏國應
係今日以前順漢蕃戶不能妄有侵害則許令延慶涇原三路

議定推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垂爲永久某以爲平夏之人必將捨遠取未成之謀就近便樂趨之利欣然聽命而邊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然秦鳳事宜兵備亦可十去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爲之此不容悉也

經畧司畫一第九

今據隣路關報及諸處城寨探到西界見有黃河裏外點集人馬深慮乘此秋熟妄行寇抄及蹂踐緣邊苗稼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行指揮審問逐處畫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壁清野不

失防守外更有如何畫策可以立功取勝

一要見本州從來准擬下是何將校緩急賊至合帶領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合與甚人同心共力會合出入不至落賊彀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山川道路及除見戰城壁外更有幾處須索戰守要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自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量逐人宜合將領藩兵或弓箭手或馬軍步人及約量逐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來如何訓練得手下人馬武藝

精強及各人手下的實揀練得多少來堪戰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

一本有幾人二字

或遇事宜出入各願在甚人

名下及與甚人從來熟分至時可與同謀共力相助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隣路或隣州至時有甚人可令將兵策應及銷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令各自供析樹量已力可將人數不得妄有張皇務合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素有材量之人必是擘畫布置便見方畧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同商量揀
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節合行應敵事件各擇有心力官
員一二人一本中更知州及各
有心力官員三人尋委恭詳可否密切實封供申
不得看徇人情務要公當不悞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內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正兵諸色
人委本州勸誘招募令各自推擇首領預先赴官投狀情願團
結面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團結隊遞相委保自備弓馬衣
糧候西賊果是入寇先經逐近官司驗呈過處領人數任便各
取勝地邀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別無諸般情弊當議比附正兵
功勞倍加酬賞仍更量其功大小特與敷奏不須廣求人數及

夾帶微倖無用之人在內準備當司勾抽試驗

一本州知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商量便仰權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百姓弓箭手如有拽硬及八九斗

以上

一本有射親二字

有膽氣可使之入並仰召來試驗如委是上等

事藝當議勾赴當司特與相度安排或納與請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

一本州諸軍下如有似此上項弓箭事藝並仰籍記姓名供申當司準備緩急勾來試驗

雜詩第十

鞠歌行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
宵耿耿其尚寐兮日孜孜焉繼予
乎厥修并行惻兮王收日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
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舉昔爲之純美兮又申申其以告鼓
弗躍兮靡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寶爲兮則吾豈敢惟
審已兮乾乾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且立無
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瓜李安

足論

送蘇修撰赴闕四首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
生無定業田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

道大寧容小不同顯愚何敢與機通
井疆師律三王事請議成功器業中

闔闢天機未始休衿衣服足兩何求
巍巍只爲蒼生事彼美何嘗與九州

出異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
事機爽忽秋毫上聊驗天心語默間

別館中諸公

九天宮殿鬱岿岿碧瓦參差逼絳霄
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

聖心

聖心難用淺■求聖學須專禮法
修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老大

老大心思久退消個中終日面岿岿
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

有喪

有喪不免道中非少爲親嫌老爲衰舉世只知隆考妣切思不
見我心悲

土牀

土牀煙足紬衾暖瓦釜泉乾豆粥新萬事不思溫飽外漫然清
世一閑人

芭蕉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
葉起新知

貝母

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遶葉森森剛強顧我蹉跎甚時欲低

張子全書
卷十三
七
柔警寸心

題解詩後

置心平易始通詩遊志從容自解頤
文害可嗟高舉固十年聊
用勉經師

詩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

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纓幸所同
顧我七年清渭上並遊無
侶又春風

病肺支離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塵
人憐舊病新年減不道新
添別病深

張子全書卷十三終

二十二世孫連科重刊

張子全書卷第十四

性理拾遺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
五星遊行而動無光芒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
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茫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
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
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
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

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慈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

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
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
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
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
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
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
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
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

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
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
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
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
乎私已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簷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
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

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
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
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
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
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

惡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

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邈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
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
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肯否
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
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
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
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
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

酬其所嘗知若刳之不測則遂窮矣

孟子說

竊嘗病孔孟旣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黜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博學于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

亨通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

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孟子說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文集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

剛剛則守得定不同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錄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闕昏塞則是

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孟子說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
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
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論語

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
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
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
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

安矣

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
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忠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
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詞說
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
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
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
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
敢忽忘

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

久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樂說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

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

耳

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孟子說

二程書拾遺

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杯盤之列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

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艷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艷
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
只介父一箇氣艷大小大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
昔常警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
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劓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
旨追攝可也又請柳頂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
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柰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
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

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嬭回牢而祭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旣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于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笑指揮趙俞

恭而安

張兄十五年學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

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

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

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

一本無只是物四字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

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堦處

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

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

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

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

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
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
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
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
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
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
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
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
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已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
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

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
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
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
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
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
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
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疆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
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
夫抑上富强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

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是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冰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霜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

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寇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得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闕卷呼名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

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固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

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弊

蘇軾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麤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其置

羹椀中不如此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
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
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
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
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以上遺書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
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
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

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以上外書